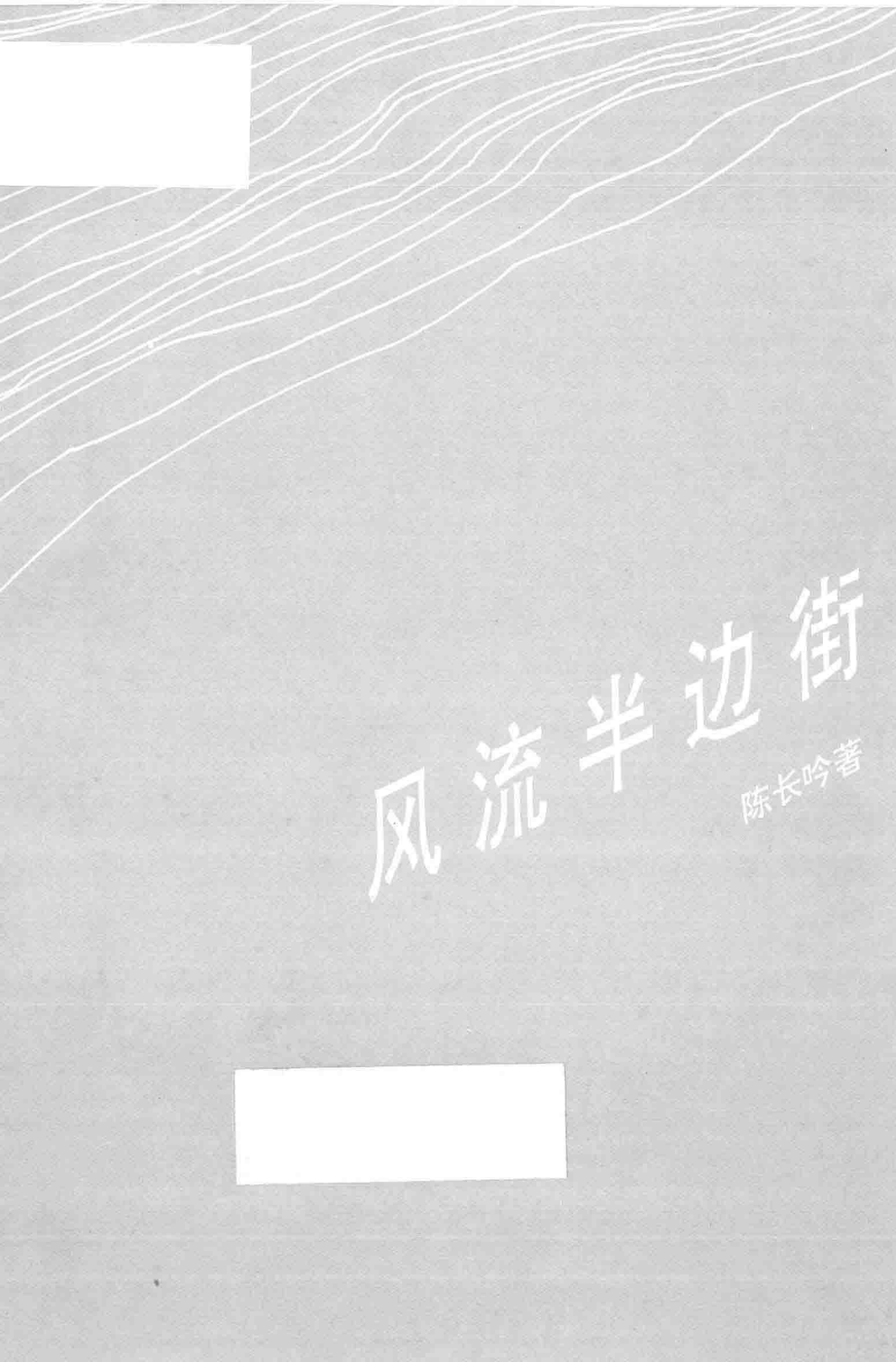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halftone dot pattern on the left and a photograph of a woman on the right. The woman has dark, wet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, sleeveless top. She is leaning forward, using her hands to cup water from a public tap. Water is dripping from her hair and hands. The background behind her is a lush green, out-of-focus scene with some thin branches visible.

风流半边街

安 出 版 社

陈长吟



风流半边街

陈长吟著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责任编辑:张增兰

封面设计:宋晓明

环扉插图:赵心琴

版式设计:田慧君

风流半边街

陈长吟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临潼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4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30,001—33,000

ISBN 7-80594-134-3/1·32

定价:6.80 元

号 011 字 登 论 (类)

三 学 系 : 附 属 学 校

四 学 系 : 附 属 学 校

五 学 系 : 附 属 学 校

六 学 系 : 附 属 学 校



一九九二年金秋于汉口

陈长吟，生于1955年5月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曾任安康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汉江文学》杂志负责人。1991年调入西安市文联，现供职于《美文》杂志社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陕西作家协会理事，西安作家协会秘书长。1973年开始创作，著有散文集《山梦水梦》、《山韵水韵》、《山亲水亲》、《这方乐土》、《那片裸土》等多种。

目 次

谜样的汉江·····	(1)
温柔的汉江·····	(9)
痛楚的汉江·····	(20)
缠绵的汉江·····	(55)
风流半边街·····	(71)
多情桃花水·····	(109)
姊妹渡·····	(139)
金沙滩·····	(168)
一页新帆·····	(203)
小城名人·····	(217)
冷颜色 暖颜色·····	(228)
野荠青青·····	(244)
巴山一隅·····	(260)
茫茫人生茫茫雾·····	(274)
我的汉江（代后记）·····	(283)

谜样的汉江

跟 踪

虽是江边，却听不见一丝儿涛声，闻不见一丝儿潮气；可能是那巍然屹立的高大古老的城墙，武断地将一切都毫不留情的挡住了吧。

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、非常狭窄的小巷，这是一条两边高房夹峙的、都市里的峡谷，这是一条铺盖石板路的、通往江边去的幽道。

几只昏黄混沌的电灯，看守着寂寞单调的时间；几只胆大疯狂的水蚂蚱，在石板路上潇洒痛快地表演着脱衣舞。

一阵子夜的梆声，从东城塔楼上隐约地飘来，是那么细微又是那么清晰，更显出小巷的寂静。现在，劳累了、旧的一天正在断气儿，稚嫩的新的一天正在脱胎。

“吱呀——”，幽巷深处的一扇小门儿，随着低微的呻吟拉开了半扇，电灯光一跳，一个人影儿轻轻地闪出来。看那花袄，看那细腰，看那长腿，分明是个窈窕的女人。这女人回身拉好门，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向里面听一听。看来里面发出的什么声息儿没

有阻碍她，便放心地吁了一口气，迅速转过身来，沿着小巷走向江边。

“嚓嚓、嚓嚓……”，她虽然尽量放轻脚步儿，但两边陡耸的高墙像回音壁，把足音又反弹回来，惊扰着她的心房。她更小心地迈起步子。

“吱呀——”，女人刚才关上的那扇门儿，此时又被拉开了，接着从里边探出一颗小脑袋，这是个只有七八岁的男孩子。他向女人去的方向望了望，跳出来，踮起脚尖拉好门，尾随而来。

“嚓嚓、嚓嚓……”女人全不知晓，依旧往前奔走。

“咚咚、咚咚……”男孩赤着脚板，紧紧跟在后边。

这孩子早就对母亲生疑了。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，母亲上江边洗衣服，他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，后来伏在桌上睡着了。半夜时分，一阵门响惊醒了他。抬头一看，是母亲回来了。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身上潮乎乎的，头发蓬乱着；但脸颊上却泛着红晕，眼睛里露出谜样的微笑。他问母亲哪儿去了，这么长时间？回答说顺道去了朋友家，有事耽搁到现在。深更半夜去拜访什么朋友，鬼才相信。此后他常常睡到半夜醒来，一摸身边，母亲不在，直到天明时分才能回来。每次询问，每次自有外出的原因，他便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儿。今夜付诸于行动，提前费了很大力气与瞌睡做斗争，终于跟上了母亲，看她去哪儿，去干什么？

“嚓嚓、嚓嚓……”

“咚咚、咚咚……”

周围阴森可怖，旁边的黑影中仿佛藏着许多电影《画皮》中的鬼面，身后的不远处又似乎有人在相跟而来，他紧张得身上爆起了鸡皮疙瘩，想折回去，然而好奇心驱使他不愿停下。同时，他身上还生出一股责任感，自己是家里的男子汉，如果母亲遭到威胁和不幸，他有挺身而出保护母亲的义务和权利。这种理由听起来似乎可笑，一个小小人儿能够保护谁呢？但他却是真实的。

前边就是小巷的尽头，出巷就拐上了城门。城门外有几百级石台阶，下了石阶就到了江边。江边有一个小码头，可以泊船。

女人走出了小巷，闪进黑乎乎的城门洞里不见了。

男孩子放开脚步一阵小跑，也迅速来到城门下，然后身子贴着墙壁，一步一步向里面摸去。

城门洞里没有人，也没有任何响动。冷风在打着尖声的呼哨。

迎面就到了江边。眼前现出一抹灰暗的白色，是流动的江水搅起的反光；耳鼓里钻进了哗啦哗啦的涛声，遥远处还传来几声凄凉的拉纤号子。原来，大自然的血脉并没有在黑暗中停止奔涌，夜的眼也并没有闭上。

男孩子贴着城门外的墙跟，探头向下望去。只见那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的石台阶上，母亲的影子在跳跃。再细瞧远处，江边黑黑一团象是停着一条小船儿。没有灯火，没有声响；但有等待、有预谋。

男孩子也开始下台阶了。很窄、有霜、滑滑的，台阶陡、腿又短、不慢不行，心急、出汗了、差点儿跌倒。

“咕咕咕……”江边响起一阵水鸟叫唤，他一听，却分明是母亲的声音。噢，母亲会学水鸟叫，自己怎么从来不知道？看来，他不清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

那只小船摇动了一下，好象有一块跳板伸了出来，搭在岸边。女人踏上去，急切切地扑到了船上。船儿一阵颠簸摇晃。

船上藏着什么人，母亲又上船去干啥？男孩子猜不透。

他即将下完台阶，也可以接近船边了，但这时，跳板突然收了回去，浆儿立即划动起来，小船“咿呀咿呀”离岸而去。

男孩子想喊叫，但嘴巴张开硬在空中，一股受欺骗的、被遗弃的孤独感侵袭得他发不出声音来。他浑身觉得冰凉，两行眼泪涌出来，像两条冷酷的小蛇儿在脸上蠢动。

小船载着女人，载着神秘，载着孩子的痛苦和迷惑，从江面上划走，消失在冥冥的黑夜中了。

男孩子一屁股坐在江边。

风声更大了，涛声更响了，夜更深了。

这一切仿佛都在梦境里。

歌 声

这老汉一辈子与船为伍。船是他的家，船是他谋生的工具，船是他的老婆，也是他的孩子。

晚饭时喝了半斤“猕猴桃白干”，自斟自饮无人作陪，酒兴儿发散不出去，便有些微醉了。此刻觉得浑身发热，头脑发胀，想活动活动。

他便弯腰爬出篷舱，在船头站定，任凭江风来温柔地抚摸他烫热的身体。眼望远处，夜很黑，江上还笼罩着挤不破的浓雾儿。江那岸有一只船上亮着灯光，象一只鬼眼睛在朦胧中眨闪，似乎在注视什么，召唤什么，挺神秘挺有趣儿。这情景与他的心境相吻合，便产生了许多联想，触动了藏在记忆仓库深处的一根生了锈的神经。心一热，想唱歌，唱歌也是一种发泄的方法嘛。

于是，清了清嗓子，苍老但还宏亮的歌声射向了江面：

山歌不唱不开怀，
桨儿不摇船不摆，
磨子不推不自转，
鲜花不绽蜂不采，
哎，妹不招手哥不来。

一曲歌罢，心里憋的闷气放出了许多，窜动的欲火也压下去不少。兴犹未尽，正想接着再唱，忽听江那岸灯光明灭处射过来一阵女人的歌声：

妹在茫茫江这头，

哥变鱼儿往过游，

妹骂情哥好大胆，

隔岸鲜花你来偷，

哎，果然够朋友。

这歌声十分熟悉，虽然年代久远但至今难以忘怀。于是，老汉被带回了那个同样朦胧的夜晚，那阵情投意合的对唱，那个浑身热情的女人，那种销魂夺魄的幸福，当然还有那剜心割胆的痛苦诀别……老汉更加昏然了，身子轻飘飘的，简直真正回到了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事中去心感身受了。

他身临其境般的继续唱着，

天上星多月不明，

地上坑多路不平，

塘里鱼多混了水，

江中船多挡路程，

哎，娇妹郎多花了心。

奇怪，只听江那岸的女人也接着唱开了，声声入耳，句句热情：

昨晚与哥同过河，

桅杆顶上挂铜锣，

好锣不用槌重打，

好哥不用详细说，

哎，妹有心事你可测？

不但场景相同，声音相同，连这对歌的内容也只字不差。老汉身子一震，神情一扬，连连唤道：啊，是她，她回来了，听，她

在呼唤我过江去呢。

老汉周身来了热劲儿，他想像当年那样脱掉衣服游过江去，可又觉得现在自己脚手僵硬，体力不济了。他想解开缆绳直接划船过去，但夜幕沉沉，暗流汹涌，看不清水路实在没把握。他为自己现在的懦弱感到气愤和害羞。猛地，他想起了上游不远处那一座新修的大桥，便立即跳下船来，撒腿向大桥奔去。

好象在软沙上跑步似的，费力不少却速度很慢。半个时辰过去，老汉终于来到了江那岸女人唱歌的地方。

然而，江边是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子也没有，更不用说船只，还有那眨眨的灯火了。

老汉傻立在岸边。冷风打着尖声的呼哨，江水激出汹汹的浪声，水鸟儿阴阳怪气地鸣叫，一切皆如鬼语。

老汉的醉意完全醒了。

江上的雾气挤得更浓了。

寒意阵阵逼来……

水 恋

这一家的大船，泊在一个偏僻幽静的江湾里。

男人在岸边拴好运沙小舟的绳缆，跳上大船，钻进舱内，一头便倒在铺席上。运了一天的沙子，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儿似地，动也懒动一下。

女人在船头做饭，小儿子帮着烧火。火苗子一窜一窜，把沉沉的夜幕烧了个大窟窿。

饭做好了，小儿子爬进来喊醒父亲。女人已把喷香的饭菜端上小桌子。

三口人拿起了筷子，三个嘴巴在动弹，三个碗在晃。

吃到半截，小儿子忽然喊叫肚子疼，女人说：“肚子疼，不是病，一泡狗屎没巴净。你到船头拉吧。”

小儿子放下碗，爬到舱外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小儿子钻进来，慌慌张张地说道：“有人要跳、跳江。”

“胡说，跳江为何不到大桥上去，来这鬼湾湾干啥？莫是看花了眼。”母亲训斥。

小儿子硬嘴说：“是真的，我听见他唉声叹气像在哭，又在脱鞋呢。”

“扑通！”江边传来了一件什么东西落水的响声。

“快，去看看。”男人摸起手电筒，呼地冲了出去，女人和孩子跟在后边。

岸边没有人影儿。手电筒一照，地上放着一双高级黑皮鞋。女人叫起来：“是一双大人的鞋，快救人吧。”

男人正要去解那小舟的绳缆，忽然从堤下的水边传来说话声：“那鞋是我的。没人落水呀。”

手电筒一照，从水里站起一个人来。这人高高的个子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身穿花格衬衣背带西裤，显得很有风度。

“你，你在那儿干啥？吓我们一跳。”男人问。

“我试一试水的冷暖。”那老人回答。

“哎，冷暖有啥试头？你不是本土人吧，以前没见过。”女人问。

老人说：“我是本土人。不过离开家乡半辈子了。”

“你从哪里回来？”小儿子也插了嘴。

“我、我从海的那一边，台湾……”

女人惊叫道：“啊，台湾，特务！”

小儿子连忙向母亲解释说：“别说特务。现在准许台湾人回来探亲，老师还教导我们要好好接待呢。”

“啊，世道真变了”，女人感叹说：“不过刚才，是啥东西响了一声？”

“是我投块石头试一试水的深浅。”老人解释。

“深着哩，水下有个漩涡，掉进去就没命了。听父亲讲，几十年前，金州城内有个最漂亮的名叫倩娘的女人，就从这儿投的江，

落水便没冒头，尸骨都没捞到，从那以后，这儿便叫倩娘滩。”

“啊，倩娘、倩娘，我对不起你。”老人喃喃地唤道，又问：“贵父在船上吗？我想请他再详细地讲一讲当时的情景。”

“爷爷前年就死了。”小儿子抢着回答。

“唉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我这个游子真愧对先祖啊。”老人声音低沉，异常悲伤。

“大叔，人死如灯灭，你不必难受。”女人劝解说。

老人摇摇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漂亮精致的小扁壶，拧开盖子，将什么东西洒在了江水里。

男人一闻，是酒，上等好酒的气味儿。老人用酒在祭奠死者哩。

老人洒完酒，又蹲下身去，双手捧着江水饮起来。小儿子连忙阻止说：“老爷爷别喝江水，脏的很，我们拉屎拉尿都在里边。”

“甜、甜、真甜啊。”老人把小扁壶伸进江里，舀了满满一壶水，拧紧盖子，这才爬上岸来。

“请，请到船上坐一会儿吧。”好心的女人邀请道。

“不，谢谢啦。”老人穿上皮鞋，放下裤管，又从上衣口袋拔下一支钢笔，递给这家的小儿子，说：“这支金笔，送给你学习写字用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小儿子拒绝说。

“拿上吧。”老人将金笔硬塞在小儿子的手中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“老爷爷，你知道路吗，我送一送你。”小儿子喊道。

“不用啦，变化虽大，但方向我还是清楚的。”老人的身影儿，渐渐地被夜幕掩藏了。

这家人回到船上去继续吃饭。

小儿子这一夜没睡好，他觉得身边这条汉江流荡着太多太多的秘密，真是奇奇怪怪，让人猜不透……

温柔的汉江

水 孕

水面上摇曳着一朵花儿。江水滋润了花的容颜；花的丽质体现了江水的温柔。

她，名叫菱花，水生水长的一个漂亮人儿。破旧的舱板是她的产床，晃荡的小船是她的摇篮，在江风的细心抚摸下，她长成一个让水上人感到骄傲的大姑娘。

十九岁，父母相继病亡，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替她料理了双亲的后事，她便嫁给了他。帮他拉船撑篙，帮他烧火做饭，帮他暖热被窝，帮他……

夜晚，山上常常有一个壮牛似的粗闷嗓子，冲着他们的船吼山歌儿：

高高山上一盘磨，
咕哩咕碌滚下河，
一扇厚来一扇薄，
小女子嫁了个老家伙
——实在划不着！

中年丈夫脖颈粗起来，像轮胎充满了气儿，嘴朝山上直骂娘。
菱花嘻嘻嘻直笑，欣赏那人的好嗓子，好赖劲儿，好词曲儿。

芦苇开了三次花，桔子树结了三次果，菱花呢，一不开花二不坐果。

怪谁呀，丈夫虽然年长体弱，但晚上也没少使力气，可就是只落雨不发芽，听说八十岁的老头子也能下种子哩。看来，怪自己是个只吐泡泡不产卵儿的偏偏鱼了。

丈夫患了破伤风，终于要走了。咽气时，他冲她翻翻白眼儿，满脸的怨气、恨气和不满。她明白，他是怪她没给他留下根儿。

她一腔歉意，给他磕了三个响头。

她又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不怕，一根竹篙闯天下，打鱼运货，生活得满可以。

俊俏的小寡妇人人眼馋，江上那些疯狂的汉子们，怎能容她安宁。

出船时，有人要与她结伴；停船时，有人要与她相连；她尽量把船泊的离岸远一些，半夜，江中也钻出水鬼摸上船来粗鲁的抱住她，要跟她亲热。但都被她的那根竹篙赶下去。

她的竹篙飒飒有风，横扫一江男子汉。于是，没人再敢来侵扰她了。

后来，她自个儿却春心骚乱，按捺不住，晚上常常急醒来，揉搓着阴处十分难受。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啊，人性的需求

不容抹煞，孤独和寂寞实难打发，她决定再找一个睡觉的做伴儿的男人。

可是，她又暗暗担心自己不争气儿的肚子，会给人家又留下遗憾。

一天，偶然听人说，汉江的支流月儿河里，有一个神秘的金童潭，女人如果不生娃儿，只要到那潭水里去好好洗个澡，以后就会受孕坐胎。挺神的。

她心动了。好吧，还是先去金童潭里洗一个澡，然后再嫁人。

这个地方真僻静，周围数里没有人家。河水将山石咬了个窟窿，形成一个半圆的水潭。潭边的悬崖上，一块突出耸起的石头酷似个半身娃娃像。月亮高悬在空中，仿佛是一面浴女晚上用的圆镜子。

她把船停在江边，脱光衣服，赤裸着全身投进潭水里，自由自在地游动起来。潭水温热适宜，浸得四肢酥软微麻，给人一种快感，一种超脱感，一种圣洁感。她觉得痛快极了，舒服的喊出声来。游着，叫着，猛然间，她看到崖上那石头娃娃似乎冲她笑了。天籁之中，自己身上好像也慢慢孕出了一个娃娃的雏形。她用手儿按摸着肚皮，心儿狂跳起来。

游累了，泡够了，这才爬上岸来，取了衣服铺展在河滩上，懒懒地躺下来，平伸着四肢，享受晚风香气的熏陶。

眼皮儿有点儿困困的。身子变得娇软无力。此刻，她觉得自己强烈地需要男人。

迷糊中，身下的沙滩变成了硕大无边的棉垫被儿。棉垫被儿在长、往上长，长了好厚好高，她的身子便被托到半空中，离那微笑的月亮和眨动的星星很近、很近。这时，有一只小船从雾中飞来，停靠在棉垫被边，船上跨下来一个肩宽腿长的青年汉子。

青年汉子走到她的身边蹲下来，用双手抚摸她的躯体。接着，

他就与她作爱。那汉子使她像过电一样浑身颤栗。她的嘴里胡乱叫着，身子胡乱扭着，很快，他们都达到了欢乐的极点。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，令人销魂夺魄的体验。

以后她回忆起那个晚上，老觉得是做了一场梦，一切都朦朦胧胧记不清楚。这个美妙的梦儿，还常常在夜里重复起来，看来，怕要伴随她终身哩。

下一个月，她发现身体有异，那令人讨厌的污血不按时来干扰她了。心里倒烦起来，反胃、呕吐、头晕。

她知道自己有了。为了感谢金童潭的神灵，她买了几柱香在船头烧了，又朝潭的方向拜了几拜。

她感到心满意足了。丈夫死时带去了遗憾和怨恨，自己呢，总算有了一条根。但愿这胎儿是个男子，一个结实粗壮的男子汉，将来好继承母亲的产业。

尽管只有一条船，一根篙，但凭它可以闯天下哩。

水路

这是最后一次驾船了。

转回去，他就该退休上岸。想起这，心中就涌起一股苦涩的滋味儿。

食了五六十年的五谷杂粮，大半时间是在船上吃喝拉撒。只有休假的时候才能回到县城里的家中去，爱抚爱抚妻子，亲吻亲吻儿女，享受一番天伦之乐，润一润枯燥的心和解一解性的饥渴，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。然而现在要让他长期呆在家里，他倒显得不安起来。

他天生就是吃水上饭的人，瞧他那走路的架势：两手在胸前荡桨似地摆动，双腿一抡一抡分得很开，八字步儿迈得沉稳有力，